

温暖的橘子

何泽琼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温暖的橘子

何泽琼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暖的橘子 / 何泽琼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411-4229-1

I. ①温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8919 号

WENNUANDEJUZI

温暖的橘子

何泽琼 著

责任编辑 王其进
封面设计 李笑冰
内文设计 张妮
责任校对 王冉奇
责任印制 周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 148mm×210mm 1/32
印 张 7 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229-1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序

从低处到低处

◎棱子

2014年的4月，天上掉下好大一块馅饼。洪雅“最美一眼”三十万元的摄影大奖，正好砸在何泽琼的头上。评委们说：“《青衣湖之晨》，画面简洁，影调清新淡雅，天人合一，意境幽美，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娴熟的摄影技巧。”

我打电话祝贺她。何泽琼着急地说：“太偶然了，真的太偶然了。”我笑着打断她：“天道酬勤。你这么多年的勤奋，不为名利的创作，总是有收获的，就像你的散文。”

搞摄影的何泽琼，马上就要出第二本散文集了。

因为喜欢写散文，几年前，她中转了两个人找到我，希望我能看看她的文章。当时的我正患眼疾，无能为力。

半年后，在眉山的一次文学活动上，她又问我：“棱子老师，你的眼睛好没有？你能不能帮我看看稿子嘛？”我随口说了句：“你下次来眉山就把稿子打印出来，打成三号字。”她兴奋地说：“带来了带来了，很大的字，我一直背在身上的……”那一刻，我被她的真诚、执着惊呆了。

从《保姆李大娘》开始，我们有了文字交道。大约两年以后，她写出了《炼山》，惊喜如期而至。之后，《秋天的晒场》《洒满阳光的草地》《家乡的慈竹》陆续在《散文百家》《青年作家》《珠海特区报》等报刊发表。

何泽琼说她写得很慢。确实很慢，叙述方式也慢。慢到可以两年才写成一篇《瓦屋山打笋人》。她和影友一起跟踪拍摄瓦屋山打笋人的生活，在燕子岩几进几出。有一天，有个大嫂笑着对她说：“何老师，不拍了喂，你看我的手嘛，戳得稀烂，你不要笑我哈！”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何泽琼声音哽咽，眼圈又红了。

何泽琼的泪点很低，低到可以为一棵树，一条流浪的狗，一头被杀的牛，把自己哭得一塌糊涂。

有朋友笑她母爱泛滥。其实，多病、早逝的母亲没有让何泽琼感受到多少母爱的温暖。童年的记忆里除了那一树温暖的橘子，能够让她感受到温暖的，就是父亲枕头下那些借来的书。“偷书”看的何泽琼总是比父亲看得快，有时都读两遍了，父亲还没拿去还。阅读，成为她童年忠实的伙伴。

师范学校毕业的何泽琼到洪雅柳江做了一名乡村女教师。她又回到了农村，只是换了个地方。五通桥是她生长的地方，洪雅是她生活的地方。她喜欢洪雅，热爱洪雅的山川人文。

洪雅的山水，给了何泽琼很多灵感。热爱摄影和写作的她把镜头和笔头都对准了这方土地，执着而专一。她把自己活成乡人，山人，文人。从低处到低处，像一颗种子钻进泥土，长成一棵树，挺拔的。这树，如今正在挂果。

虽然进城近三十年，她的心却固守乡土。周末和节假日，她总是

天不亮就带着她的狗狗出发，开着车在乡下到处转。为了拍摄洪雅的老茶制作，她跑了二十几趟，几乎跑遍了县内她能找到的茶厂。

这么辛苦的事，她却说：不辛苦，我很充实，你看我锻炼得好结实哦。

结实源于她本质的朴实，那是乡村留下的胎记。《田埂上的风景》不仅仅是她镜头里的风花，《清静的后湾》才是她眼里的泪水。

行走与表达，让她找到了方向。无论是摄影还是文字。洪雅的人文山水，慢慢在她眼里荡尽尘埃，在她的笔下缓缓苏醒。遥远的历史有了温度，久违的乡音正在复活。就像那一树温暖的橘子。

序	从低处到低处/梭子	001
第一辑	乡情乡音	
	温暖的橘子	003
	七爷与喜来	007
	爱如浓荫	013
	清静的后湾	017
	打春	022
	三塔菌	026
	家乡的慈竹	029
	千年的菜籽	033
	夏天的田野	036
	田野上的花朵们	039
第二辑	人文洪雅	
	洪雅老茶	047
	瓦屋山打笋人	055

小 玉	062
话说闲人	066
桑榆已晚笔犹勤	069
柳树虽老墨更香	073
静水深流，不闻其声	076
低伏于市井乡村的摄影人	080
走不出那片山水	083
南坛老街：远逝的繁华	086
赵跃军：一片真情鉴日月	091

第三辑 山水影像

柳江，那抹烟雨秀色	097
瓦屋初雪	102
瓦屋杜鹃：△雾深处的花事	106
燕远风物	111
眉山：一座浸润在书香中的城市	118
洒满阳光的草地	122
走进彭山	127
△南游记	132

第四辑 镜头之外

春雪七里坪	149
拍摄老茶	153
山 雾	157
如梦似幻天青色	160
失约的秋天	163
那 处宁静的湖	167
把韭菜	170
田坎上望秋	173
谁还在为我们守着家园	176

第五辑 素墨添香

可怜可叹董小宛 读《影梅庵忆语随笔》	183
再读《城南旧事》	187
方文山：音乐文学的天才	190
我的文学梦	196
你闻到桂花的芳香了吗	199
读书与做官	202
读木心	207

后记 回 归	211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辑

乡情乡音

温暖的橘子

又到橘绿橙黄时。

街面上的水果店，摆满大大小小的柚子、蜜橘和橙子。黄澄澄的色彩，明亮又温暖。这金黄的橘，链接着我童年的许多回忆。

我的童年，是在为生病的母亲担惊受怕中度过的。母亲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，没命地咳喘，常常服一种叫麻黄片的药丸。吞下两片麻黄片，不停咳喘的母亲就会暂时平静一会儿。拖着生病的母亲和我们五姊妹，父亲必须起早摸黑为一家生计奔波。为母亲抓药，落到不满十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姐姐身上。我常常在天麻麻亮时出门，去给咳了一夜的母亲拿药。手捏着为母亲救命的药，在田坎上走得急急慌慌，顾不得鞋子和裤脚被田边豆叶上的露水打湿。

为给生病的母亲补充营养，父亲一直给母亲开“小灶”。所谓“小灶”，是在烘红苕或芋头时，单独给母亲蒸一碗白米饭。看我们啃红苕，母亲表情复杂地吃着专门为她准备的米饭，半天吞不下去。父亲手头宽裕时，就会吩咐我们到镇上给母亲端蒸肉。蒸肉端回家，母亲往往舍不得一个人吃，给几兄妹一人分一片，就所剩无几了。病魔的折磨，加之营养不良，母亲虚弱的身体被拖得只剩皮包骨头。

家门前有棵橘子树，枝繁叶茂。橘子树正好在家门口，走出屋门伸手就够得着枝叶。每年春天，树上开满白色的花。橘花香浓醉人，老远就能闻到。花谢后，树上挂满青色的果子。当橘子还是拇指大时，母亲和我们就已经在关注了。挂满果子的橘子树，让我们充满希望，以至每天都要望无数遍。

橘子在一天天长大，慢慢地，压得树枝向下弯。父亲找来几根竹竿，将压弯的枝条撑起来。饥饿的我们，在橘子还是乒乓球大小的时候就偷偷摘来吃，尽管酸得摇头，但还是觉得解馋。先摘的肯定是最下面我们能够得着的。橘子还没开始黄，最下面枝上的果子，就已经被我们消灭光了。

等果子差不多黄熟后，父亲就会搭着凳子，从下往上将看起来光鲜的橘子摘下来，担到镇上去卖。当然，树顶上的橘子，父亲不会去碰，那是给母亲留的。那些橘子要一直留到冬天，因为橘子能治母亲



的咳喘。母亲一咳得厉害，父亲就会拿长竿从树顶上钩两个橘子下来。母亲剥开橘子，掰下几瓣，连橘络一起吞下去，一会儿就不咳了。慢慢地，连只有一岁多的小妹也知道，树上的橘子是给妈治病的。

那年秋天，橘子熟了还来不及卖时，母亲的病加重了。父亲将母亲送到乐山地区医院。母亲住院时，住在老屋的奶奶过来陪我们。每隔六七天，父亲就会回来跑一趟，一到家，就吩咐我们赶紧帮着摘橘子。奶奶、父亲，加上我们，摘的摘，装的装，赶在天黑之前把父亲担回的两只箩筐装满。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就会担着橘子，走三十多里路去乐山城。在城里把橘子卖了，再急急赶到医院，给母亲交药费、抓药。父亲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，树上的橘子差不多快卖光了，母亲还没有出院。然后，父亲开始挑芋头去卖。照例是头天下午回来，天黑前把芋头挖好，第二天一早出发。在家的我们天天担心，天天祈望。父亲摘橘子去卖时，仍然没有忘记把树梢上的橘子留着。看着树梢上金黄的橘子，我们就觉得温暖，并且相信母亲一定会医好病回来。

出院那天，母亲是走着回来的。看着脸色红润的母亲，我们一个个高兴地喊着“妈”。母亲伸手去搂只有一岁多的五妹时，五妹居然认不出她，躲到奶奶怀中去。母亲原本微笑的脸突然凝固了，眼泪流了下来。看着不停地用手背抹泪的母亲，刚才还兴高采烈的我们，都跟着哭起来。

母亲出院时，医生开了两瓶雷米封和鱼肝油，说这两种药要长期服，并再三叮嘱营养要跟上。母亲常年吃药，家里早已一贫如洗，父亲拖着我们五姊妹，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母亲从乐山回来后，既没按医生说的坚持服药治疗，更谈不上营养，只能靠廉价又好买的麻

黄片暂时止咳。不到半年，母亲的病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。我隐约从奶奶那里知道，在医院里，医生就诊断说母亲的肺上有两个小孔。只有十来岁的我，听说母亲肺上有孔，觉得恐惧极了。每每看到母亲剧烈咳嗽，我就提心吊胆，生怕母亲走了，丢下我们。

母亲告诉过我，屋门前的橘子树是生姐姐那年栽的。十多年的树，算是老树了。橘子树大约也知道母亲的病，知道我们的企盼。每年，它总是拼命地开花、拼命地挂果，从不息年，而且结的果子又大又甜。房前屋后还栽着不少李子树桃子树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全家唯有对这棵橘子树充满感情。

有一次，父亲摘橘子时，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。随着父亲重重的落地声和惨叫声，坐在檐坎上的母亲大声惊叫起来，树下的我们全部吓得哭成一团。那一刻，母亲和已经懂事的我们，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惊恐中，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。因为，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如果父亲不在了，这个家怎么支撑得下去。所幸老天有眼，父亲并没有伤到身体。可父亲摔下来的那一刻，母亲惊恐的叫声，直到今天，还常常印进我的梦里。

那年冬天，树梢上的红橘还挂着，母亲就走了。大把的麻黄片，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老家依然盛产柑橘。只是，当年的红橘，今天已经没人吃了。红橘树，不是被嫁接成椪柑、橙子，就是被砍掉。剩下一些矮小的老橘树，像没娘照料的孩子，孤零零地立在田边地角。每年过年回老家，看到树上没人摘的红橘，以及树下烂了一地的果子，我就会心痛内疚的感觉。

我怎么能忘却，那曾经温暖我童年的红橘！

七爷与喜来

这几天，山扁的七爷像中了邪一样，魂不守舍的。

七爷腿脚不灵便，背也驼得厉害。一早起来，就拄着根竹竿，坡上坎下到处晃。明明不是赶场天，他一个人老早就跑到镇上去，天快黑了才回来。后湾的山路又陡又烂，他竟然一颠一拐跛到后湾去。

看他不停地折腾，七娘就一阵骂：“老不死的，你闲不住啊，东晃西晃，你以为你骨头还硬啊？”对这样的骂声，七爷熟悉得就像每天早上听到的山雀叫声。

俗话说：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七爷今年八十三了，正是翻坎儿的时候。七爷当年也是龙山村响当当的人物。村上老老少少，哪个不晓得当年的王七爷？不仅干活是把好手，吃东西也没几个比得过他。白米饭，哪顿不添四五碗下得了桌？七爷吃一顿管三顿，有时候三顿不吃，照样跑得做得。六七十岁时，肩扛一两百斤不在话下。就在几年前，七爷还挑着粪担在田坎上飞跑。可自从患脑溢血住过医院回来，七爷就大不如从前了。人一下子蔫了许多，耳朵也不好使了，连说话也很吃力。

七娘的骂声，七爷只当风吹过，懒得理。再说，想理她也没那个



气力。这骂声，七爷就当是七娘还给他的。年轻时的七爷性子倔、火气大，骂不过瘾还要打，板凳锄把，啥顺手就提啥打，七娘经常被打得东躲西藏。现在该七爷受罪了。平时连伤风感冒都难得有，如今竟像折了腰的水竹，威风不起来了。

这会儿，七爷一个人慢慢地走在山路上。

晓得的人都说，七爷是在找他的狗儿喜来。

喜来，成天跟七爷形影不离，却三天不见影了。平常，七爷到哪，喜来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，一老一小像一对伴。有时候，七爷买个烧饼，自己咬一口，喂喜来一口。有人看见就开玩笑：“老七爷，喜来是不是你小孙子啊？”七爷只是呵呵地笑。

喜来跟七爷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。去年10月，隔壁四娘出车祸走后，四爷就被儿子接走了。自从外面通了公路，这山扁上的人家，差不多都搬到公路边了，只有几个和七爷一样上了岁数的老家伙不愿